



## 尽可能贴近生活真实

相比沪语影视剧,采用其他地区方言的影视作品就更多——宁浩的《黄金大劫案》是东北话,管虎的《杀生》是四川话,王全安的《白鹿原》是陕西话,贾樟柯的《三峡好人》是重庆话,《站台》是山西话,杨亚洲的《没事偷着乐》是天津话,陈大明的《鸡犬不宁》是河南话……

宁浩应该是最爱用方言的华语片导演了,“疯狂”系列出现过的方言就有重庆话、成都话、青岛话、广东话、闽南语、东北话……但是导演却否认大量使用方言是为了增加喜剧效果,他说:“喜剧不喜剧还在其次。主要是方言对表演很有好处,它富有质感,也很生动。对当地人来说,用方言表达情感肯定比用普通话丰富。”

电视剧方面,《外来媳妇本地郎》有广东方言,《刘老根》有东北方言,《山城棒棒军》有四川方言,《武林外传》更是各地方言的大杂烩:佟湘玉讲陕西话,郭芙蓉讲闽南话,莫小贝讲邯郸话,邢捕头讲山东话,燕小六讲天津话,吕秀才和祝无双还讲过上海话……

根据路遥原著改编的电视剧《人生之路》,那自然是得讲陕北方言,不过也有调整——林永健、刘威、何赛飞、李光复等一众老戏骨大都操一口陕北方言,而年轻演员们则讲标准的普通话,这也是因为他们所演绎的角色在精神上的不同——老一辈们坚守土地,而年轻一代渴望走出去,向往现代化的城市环境,希望有一口字正腔圆的标准普通话。由此可见,剧集在

《武林外传》堪称南腔北调大荟萃。



语言的选择上不应追求刻板的“标准”,而是一切都要服务于角色形象的设定。

很多导演都表达过自己的电影必须使用方言——拍《白鹿原》的时候,有人问王全安:有没有要求主要演员必须通读多遍原著。王全安的回答却是:“让他们练好陕西话对电影来说更重要。”拍《穿过寒冬拥抱你》的时候,导演薛晓路说:“我们一开始就确定了希望是一个全方言的演出,想完全去复原,或者说尽可能地贴近那种生活真实。我们也尽量选择了一些本身是湖北籍或者武汉籍的演员,把我们原来的台词请武汉籍的老师录下小样,发给非武汉籍的演员们听,同时在拍摄现场也请了语言指导老师。”演员之中朱一龙、徐帆本身就是武汉人,贾玲也是湖北籍,说方言没啥问题。但“青岛贵妇”黄渤可就麻烦了——“天花板”演技的黄渤遇到了“比他语言天花板还高四层”的武汉方言,一边配一边说:“太难了,武汉话简直像唱歌一样,那个调拐来拐去实在太难拿了。”其实黄渤也算是接触方言众多的演员了,曾经在电影里尝试过四川话、天津话、唐山话、东北话……

去年五一档,著名编剧张冀跨界执导电影《长沙夜生活》,为了凸显这座“不眠城”的市井烟火气,也是用的湖南方言。电影里,长沙的知名景点:五一广场、渔人码头、“长沙之眼”摩天轮、文和友轮番登场,令人目不暇接;口味虾、糖油粑粑、小炒黄牛肉等湘味美食也悉数亮相,令人垂涎三尺。一句湖南方言“霸得蛮”(形容霸气十足,有一股不服输的拼劲),就勾起了多少湖南“细伢”的思乡情。

而导演魏书钧在湖南郴州拍摄《永安镇故事集》时,一样是用的湖南方言。电影里的方言就像刚刚从东湖钓上来的鱼一样,带来浓浓的在地食材风味。湖南菜很辣,吃得导演和编剧都拉肚子,但湖南话很温柔,温柔得让导演编剧只花了一个月就决定改剧本,一切推倒重来。

其实不光是中国影视人爱用方言,外国人也爱。在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圆桌论坛上,印尼导演卡米拉·安迪妮(Kamila Andini)也说:“我自己在创作过程中总是会由当地语言来制作相关电影,我喜欢带着字幕让观众观看影片。不管影片讲什么样的语言,都能够互联互通。我觉得这些方言能够非常好地代表电影的多元化。而让我感到惊喜的是,很多观众很容易就能和当地的一些故事构建起情感的纽带。”想起当年《孽债》曾被北方媒体批评“方言难懂”,但即使方言难懂,我们还有字幕,怕啥啦? 